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05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美]巴巴拉·W·塔奇曼 著

邵文实 译

远方之镜

动荡不安的 14 世纪

下 册

Barbara W. Tuchman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A Distant Mirror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05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美]巴巴拉·W·塔奇曼 - 著

邵文实 - 译

远方之镜

动荡不安的 14 世纪

下 册

前言：时期，主要人物，危害	001
关于货币的说明	010
资料的参考	012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吾乃库西之主”：王朝	003
第二章 生而不幸：世纪	025
第三章 青春与骑士精神	052
第四章 战 争	074
第五章 “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096
第六章 普瓦捷会战	133
第七章 群龙无首的法兰西：布尔乔亚的兴起与 扎克雷农民起义	164
第八章 英格兰人质	196
第九章 昂盖朗与伊莎贝拉	217
第十章 邪恶之子	237
第十一章 镀金裹尸布	248
第十二章 一仆二主	263
第十三章 库西的战争	286

第十四章	英格兰的骚乱	301
第十五章	皇帝在巴黎	324
第十六章	教廷分裂	339

第二部分

第十七章	库西的崛起	363
第十八章	虫豸斗雄狮	386
第十九章	意大利的诱惑	420
第二十章	第二次诺曼征服	439
第二十一章	虚构之瓦解	463
第二十二章	巴巴里围攻	485
第二十三章	在一座黑暗的丛林中	507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舞	524
第二十五章	错失良机	549
第二十六章	尼科波利斯	571
第二十七章	天空张起黑幕	599
尾声		618

致谢	635
----	-----

参考文献	637
------	-----

注释	656
----	-----

索引	700
----	-----

第二部分

库西的崛起

现在，库西再次变回了“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在国王接近尾声的整个统治努力中，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尽管只有 41 岁，但查理五世已经感觉到大限将至。1378 年 2 月，他的王后、与他同龄的让娜·德波旁在诞下女儿凯瑟琳后死于产褥热。3 周后，她此前的 5 个女儿中唯一幸存的一个也死去了。在她的 8 个孩子中，只有两个男孩和新生儿没有先她而死。国王因为妻子之死而“悲痛欲绝，长期不能自拔”，“其他许多善良的人也是如此，因为王后与他像王室婚姻中的夫妇那样彼此相爱”。一个月后，传来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的死讯——这导致了教派的分裂——查理五世与他一直关系密切，之后，在 11 月，是他叔叔罗马帝国皇帝之死，再不久，是他的长期盟友卡斯提尔国王恩里克之死。由于所有这些人的纷纷离世，查理不由得感觉到了自己的有限时光向前推进的阴影，于是他迫切地想要在自己也辞世之前，留下一个完整而和平的王国。

343

为了实现那一目标，他必须关闭 3 扇危险之门，它们是：纳瓦拉的查理的持续反叛，布列塔尼公爵与英格兰的结盟，与英格兰持续进行的战争本身。库西的战略领域、他的军事和外交才能，以及格列高利十一世认为其引人注目的明显的可靠性，使他成了国王努力的支柱。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指挥一场战役，一劳永逸地将纳瓦拉的查理从诺曼底彻底消灭。

在听说纳瓦拉又一次秘密地谈判，准备将诺曼底向英格兰再次开放时，

查理五世发誓要将这个背信弃义的封臣逐出他拥有的每个城镇、每个城堡。合法性落在纳瓦拉的两个儿子身上，借他们之名，位于诺曼底的纳瓦拉封邑便很有可能被接管。因为他们的母亲、国王的姊妹死了，查理五世可凭借无可争辩的理由申请对他们的监护权：他俩当时都在法国宫廷中受他监管。为什么他们的父亲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则不得而知，除非他有意为之，为他与英格兰的交易打掩护。

当纳瓦拉的总管雅克·德茹（Jacques de Rue）带着纳瓦拉给两个儿子的书信抵达巴黎时，有关纳瓦拉背叛的法律证据得以提供。依照国王专门在权威性编年史中声称的那样，德茹是在未受折磨的情况下自愿证明，纳瓦拉的查理计划在刚过完复活节后，通过王室面包房的一个管事毒死法兰西国王。他将利用接下来的混乱和幼王即位所带来的可乘之机，于英格兰人在诺曼底登陆时攻占塞纳河沿岸的法国堡垒，从而发动战争。

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个故事，因为作为一个亲王，他已经在一起充满了14世纪令人毛骨悚然的亮点的戏剧性事件中，试图取他另一位妹婿富瓦伯爵的性命。富瓦已娶纳瓦拉的姊妹、风情万种的阿格尼丝（Agnes）为妻，但作为一个充满“冲动的激情”的男子，他不曾停止四处拈花惹草，其结果是，阿格尼丝满腹狐疑地离开了他，到自己兄弟那里寻找庇护。这两位姻亲兄弟之间已经在金钱方面颇有龃龉。当阿格尼丝15岁的儿子加斯顿前来请求她回去时，她拒绝成行，除非这个请求由她丈夫发出。纳瓦拉的查理于是给了侄子一袋药粉，让他拿回家去，告诉他，药粉会激起他父亲和解的愿望，不过他必须对此事保密，否则药就不灵了。当加斯顿回到富瓦身边时，那袋药粉被他同父异母的私生子兄弟伊万（Yvain）发现，并出示给伯爵看，伯爵用它喂给自己的一只狗吃，结果狗立即痛苦地抽搐着断了气。

不愿意杀死自己的继承人和当时唯一婚生子的伯爵将加斯顿关了起来，而所有跟随加斯顿前往纳瓦拉的家臣都遭到调查，其中有15人被处以极刑。与此同时，加斯顿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叔叔阴谋令他弑父，沉浸在绝望之中，拒绝吃任何食物。在被告知这一情形时，富瓦伯爵正在用一把刀修剪指甲，他冲向儿子的牢房，掐住他的喉咙说：“哈，叛徒，你为什么不吃飯？”结果

意外地用尚握在手中的刀子切断了那孩子的喉咙。孩子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受了致命伤，当天便死去了。纳瓦拉的查理那已恶贯满盈的记录中，又多了一条道德罪行。

纳瓦拉针对法兰西国王的“罪行和叛国”的证据在从第二个被捕的谋臣皮埃尔·迪泰尔特（Pierre du Tertre）身上搜出的用密码写成的信件中得到了证实。收集来的所有证据，连同两名谋臣的签名供状，都在其正式审判过程中被出示给民众，审判是当着济济一堂的地方长官、教士、贵族、商人和巴黎访客的面，极其隆重地举行的。被判死罪的两名谋臣被执行了死刑。他们没有脑袋的身体挂在绞架上，被切下的四肢挂在巴黎的4个主城门上。一份公开记录因此得以确立，使转而效忠纳瓦拉的查理之子的家臣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

诺曼底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在听说了纳瓦拉的背叛的第一时间里，国王便已集合起在鲁昂的一支军队，并“急忙唤来库西大人和德里维埃尔大人”，安排他们在勃艮第公爵的统领下指挥军队。由于担心英格兰人的登陆，他命令他们要么凭借武力，要么借助谈判，尽快占领纳瓦拉的城镇和城堡，尤其是那些最靠近海岸的城镇和城堡。库西将在此次战役及以后与之密切合作的国王的宫廷大臣比罗·德里维埃尔属于一个布尔乔亚出身的顾问群体，这个群体被国王的兄弟们嘲弄地称为“绒猴”（Marmosets），其参照物是在教堂飞檐和柱子上窥视众人的风格怪异的小石头图案。里维埃尔是个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官员，查理五世对他推崇备至，曾授予他管理摄政委员会的权力，这个委员会是查理五世为了防止自己在皇太子年纪尚幼时去世而设立的。

库西与里维埃尔的联合反映了使用中的军事与政治策略的结合。对于壁垒森严的城镇，包围的策略成效缓慢，代价高昂。对于快速征服而言，事事都要取决于一次经过讨价还价的投降，但这只能通过大多在作战之初令人信服的军力展示才可实现。为了加强军队的说服力，纳瓦拉的查理的两个儿子也随军出征，“以便向全国显示，战争是为了这些孩子的继承权而发动的”。

巴约（Bayeux）是座位于科唐坦半岛基部的“气派而坚固的城市”，预计英格兰人有可能会在此登陆（距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奥马哈海滩的登陆点仅10

英里)，它是法军的第一个重要目标。库西和里维埃尔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城墙下，并展示了身为合法领主的年轻的纳瓦拉继承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警告市民，如果这座城市被攻占，“他们将全部遭到屠杀，这个地方将会被另一拨居民所占据”。每个案例中的问题都是，纳瓦拉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如果他们不加抵抗地投降，就有可能受到背叛其君主的指控，或者颜面扫地）并不像市民那样愿意投降。如果包围者取得了胜利，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通常都会将自己关在城堡中，借此逃避加在普通民众头上的屠杀和掠夺，所以他们宁愿冒险被围，也不愿缴械投降。

在巴约，卫戍部队遭到了否决。在纳瓦拉儿子们的权利及其主教的劝说的影响下，市民们要求休战3天，以便商讨条款，这一向是个错综复杂的事情，必须将付诸文字、签名盖章的副本送达各方。在完成了这一切后，库西和里维埃尔进入城市，以法兰西国王之名获取了拥有权。在用他们自己任命的人取代了当地长官，留下一支卫戍部队以防止反叛之后，他们继续顺半岛向前推进，前往下一个堡垒。在“武力相向加花言巧语”的双重轰炸下，他们在未损失很多时间的情况下连续地攻城拔寨，尽管有时也要采取积极的包围措施，挖城墙，进行双方互有伤亡的激烈战斗。为了争取时间，库西和里维埃尔通常会批准有利的条款，如果纳瓦拉的坚定不移的党羽选择离开，便允许他们离去。与里维埃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库西展现出国王也具备的那种冷静地追求政策的能力，而在库西身上，它还与一个雷厉风行的人结合在一起。

在南方受到卡斯提尔国王进攻的纳瓦拉的查理本人没有出现，又因为逆风的缘故，前来支援的英格兰盟友也寥寥无几。一支部队成功地占领了瑟堡，但被一支法国包围部队困在了那里。在其他地方，纳瓦拉的指挥官们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假如选择抵抗，他们根本得不到一点儿援助，可假如他们投降，诺曼底就将离开纳瓦拉国王之手。埃夫勒是他在诺曼底的心脏，由他最强大的卫戍部队和忠诚百姓所把守，他们使库西和里维埃尔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他们每天都会发起进攻”，将该城围得水泄不通，使得它被迫有条件投降。埃夫勒的陷落使国王龙颜大悦，他前来鲁昂慰问“如此神速的”胜利者们。只有可以得到英格兰人海上供应的瑟堡挺住了由迪盖克兰和库西在不同

时段里指挥的长期包围，始终留在英格兰人的手中。

除了那一例外以外，到 1378 年底，纳瓦拉的查理已经失去了他在诺曼底的全部领地。城墙和要塞都被夷为平地，从而使他的堡垒不得再次被法兰西的敌人所拥有。在南方，纳瓦拉的查理在法国的最后一块领地蒙彼利埃的领主权也被德安茹公爵从他手中夺走。在至少 30 年的强迫性阴谋计划之后被粉碎的纳瓦拉的查理在他的山区王国中又度过了贫困潦倒、无朋无友的 10 年，这个王国对于他的灵魂而言太过窄小了。于是，也许撒旦从此被关在了羊圈里。

一些将成为库西未来的事业伙伴的著名骑士参与了不同时段的诺曼底战役，在他们中有已故王后的兄弟、虽然不大起眼但脾气温和的波旁公爵路易，还有精力充沛的新舰队司令让·德维埃讷，而最著名的是独眼的奥利维尔·德克利松，他在埃夫勒包围战中曾带领一支布列塔尼军队去支援库西。要么是在这个时候，要么是在其他时候，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属于军旅兄弟的那种特殊的同志关系，这是种正式的约定，根据此约定，伙伴要拟定互相帮助、平分收益和赎金的条款。

克利松来自布列塔尼的一个腹背受敌的动荡家族。当腓力六世发现克利松的父亲在与爱德华三世做交易后，将其砍头示众。腓力六世在一次比武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将克利松的父亲逮捕入狱，并且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几乎是毫无证据地对其执行了死刑。据说受害人的妻子带着丈夫被砍下的头颅从巴黎前往布列塔尼，将它放在 7 岁的儿子眼前，要求他发誓报仇，并且永远与法兰西为敌。然后，他们乘坐一条没有船篷的小船，在风雨飘摇之中，忍饥挨饿地逃往英格兰。在那里，不惜代价地想要赢得布列塔尼人的忠诚的爱德华对这对孤儿寡母恩遇有加，赏赐无数。

奥利维尔在英格兰宫廷中长大成人，与他一起长大的是幼年的让·德蒙福尔，也就是他的公爵，对于他的猜忌和厌恶，奥利维尔可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虽然克利松表现出了贵族那傲慢的行为举止，并且这种行为举止

因其自以为是而得到强化，但他曾有一度因言语粗俗而被称为“粗人”（the churl）。为了实现其复仇的誓言，他在兰斯、欧赖、科舍雷尔和西班牙的纳杰拉都与法国人进行了凶猛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作战。他挥舞着一把双柄战斧，力大无穷，“所向披靡”，虽说他未能避开敌人的斧子，被它砍进了头盔，挑出了眼睛。在布列塔尼会战的过程中，蒙福尔因为宠信约翰·尚多斯爵士而激起了克利松的愤怒，当蒙福尔把一座城镇和城堡奖赏给尚多斯时，克利松怒不可遏地谴责了公爵，袭击并摧毁了打算赏给尚多斯的城堡，并用它的石块重建了自己的城堡。

查理五世将从他父亲手中没收的土地归还给了他，并用礼物来争取他，甚至“把他当朋友一样”送给他鹿肉。不知是这些实质性的劝说，还是像奥利维尔自称的那样，是英格兰人对法兰西人的傲慢态度使得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于1369年返回法国，掉转矛头，与自己的前盟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他听说自己的侍卫被英格兰人致伤且被俘，并因被发现是克利松的属下而作为囚犯被处死时，他的怒火达到了顶点。奥利维尔发下毒誓：“以圣母之名，在这整整一年中，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傍晚，决不从宽发落任何一个英格兰人……”第二天，在缺乏攻城器械的情况下，他心怀狂怒地向一处英格兰据点发起进攻，在攻克它之后，进行了大肆的屠城，以致只有不到15名守卫活了下来。在把他们锁入塔楼上的一间屋子中后，奥利维尔命令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放出来，每个人经过门口时，他都会用一把巨大的斧子对其进行致命一击，砍下其脑袋，于是，15颗头颅在他的脚边骨碌碌地打转，他借此为自己的侍卫复了仇。

头脑冷静的库西与这个狂野的布列塔尼人必定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互补性，因为据克利松的传记作者所言，这两位强有力的男爵“始终配合得丝丝入扣，举世无双”。此时，库西刚刚在令人震惊的情况下失去了他来自瑞士会战的伙伴威尔士的欧文。当库西在诺曼底时，欧文正在指挥在吉伦特河（Gironde）河口沿岸的莫尔塔涅（Mortagne）的包围行动。在一个晴朗明媚的清晨，他早早起床，穿着衬衣和斗篷坐在一个树桩上，习惯性地注视着眼前的城堡和乡村，与此同时，他的一名威尔士侍卫詹姆斯·拉姆比（James Lambe）正在给他梳头。这名侍卫新近才以其同胞的身份成为他的侍卫，他

给欧文带来了故国的消息，并告诉他“整个威尔士国都是多么乐意他成为自己的领主”。在那个寂静的清晨，詹姆斯·拉姆比站在主人的身后，在其他人来到室外之前，将一把西班牙匕首刺进了欧文的身体，“匕首完全贯穿了他的身体，使他倒地身亡，死得非常彻底”。

这位杀手无疑受雇于英格兰人，有可能是为了拔除其在威尔士边界上的眼中钉，也有可能如时人所相信的那样，是为了报复德·比什长官在狱中的惨死，因为最初是欧文俘虏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便是种对手无寸铁者的令人震惊的可耻袭击，正如那位被围困在莫尔塔涅城内的英格兰指挥官在听取了拉姆比汇报欧文之死时所承认的那样，“他摇了摇头，恶狠狠地盯着他说：‘啊，你杀了他……不过此举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当因此受称赞，而应当遭谴责。’”在法国一方，查理五世虽然怒不可遏，但对欧文之死也不是完全感到惋惜，因为作为一名流寇，欧文自身的邪恶行径并非无可非议。他的死亡反映了由战争中生出的新仇恨。在骑士之兄弟情谊范围内的买凶杀人是14世纪的发明创造。

349

在诺曼底战役进行到一半时，库西被派去加强法国与佛兰德斯边境的防御，因为在那里出现了新的威胁。佛兰德斯伯爵少年时代逃婚伊莎贝拉时曾对法国无比忠诚，但其早已被经济利益所收买，站到了英格兰的一边。当他为否认其法国属臣地位并重新加入英格兰的布列塔尼公爵提供庇护时，似乎便成了一种威胁。国王查理现在打算以蒙福尔对其君主犯下“重罪”之名没收其公国，从而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摆脱布列塔尼这个问题。他打算依靠蒙福尔的竞争对手让娜·德·彭提维将该公国统一到法兰西王室名下，可是，他并未能抑制住布列塔尼的马蜂窝，而是成功地捅到了它。

1378年12月，在一次国王带着“王室的威严”亲自坐镇的法庭仪式上，蒙福尔当着王国同僚的面遭到缺席审判，因为他未理睬国王的传唤。12名世俗的和出家的法国贵族构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组织，库西的历任男爵们有时是其成员，有时则不是。傅华萨特意提到昂盖朗七世是“法国贵族”，这一次，他是坐在“鸢尾花宝座”上的4位男爵之一，在座的还有王室出身的贵族，以

及包括4位“戴着主教冠”的修道院院长在内多达18位的高级教士。王室礼宾官大声地传唤了蒙福尔3次——在会议厅入口处，在庭院里的大理石桌旁，在宫殿的大门边——在那之后，尽职尽责地回来报告说“他人不在”。于是代诉人朗读了起诉书，称公爵叛国、犯罪，“伤害无辜，惹是生非”，包括谋杀被派去传唤他的牧师。（蒙福尔模仿维斯孔蒂的样子，将传唤信缠在信使的脖子上，将其溺死在河中。）在围绕该王国的权利和继承权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法律争论后，蒙福尔的头衔被宣布无效，国王宣布布列塔尼与王室统一。

发生在一心想要独立的公国中的一次反叛立即彰显了查理的错误，这次反叛甚至发生在亲法派之中。无休无止的争吵再次出现，再加上因为蒙福尔正在与佛兰德斯共谋，而两人又都在与英格兰人共谋，所以查理很担心在北部边境出现新一轮大举入侵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守卫着北方大门的库西领地便成了重中之重。

1379年2月，国王派他的财政大臣让·勒默西埃和一位顶着王室财产监察主管头衔的官员前往考察库西的男爵领地，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查看、报告该领主之产业并提出建议”。3月，在得到默西埃的报告之后，查理亲自前往库西堡及该区域的其他城堡和城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巡视。显然境况不佳的查理从自己的轿子中观看了以他的名义组织的打猎活动中的“快乐的逐鹿活动”。没有记载显示，昂盖朗是否在场欢迎自己的君主，这种只字不提表明，他也许一直在北方集结防御部队，或在诺曼底包围瑟堡。

不过，陪伴国王的是宫廷诗人厄斯塔什·德尚，他立即写下一首歌谣，颂扬令人惊异的男爵领地。德尚是他那个时代法语诗篇的语言杂技大师，但骨子里则是个现实主义者和讽刺家，他将自己描绘为长着猪皮和猴脸的“丑陋之王”（King of Ugliness）。他出身卑微，刚进入王室服务时只不过是个信使，逐渐晋升为武装礼宾官、执行副官和王室财产主管，在下一任国王当政时，成了掌管水域和森林的管家，最后当上了财政大臣（Général des finances）。他随时可为任何场合写诗作赋——总共创作了1675首歌谣，661首十三行诗，80首一节二韵诗，14首短诗，以及五花八门的作品片断——现在，他在诗篇中描述了位于库西的圣戈班、圣兰伯特（St. Lambert）和拉费尔等众多“英勇者

的堡垒”、福朗布赖（Folebray）的庭园、圣奥宾（St. Aubin）的可爱庄园、猎鹰对苍鹭的追逐以及那著名的“主塔”：

有谁知道一片欢腾的乐土，
那里是法兰西王国的核心，
拥有固若金汤的堡垒，
高大的森林和甜美的湖泊，
鸟儿的欢唱，舞蹈般井然有序的庭园。
人们一定要掉转脚步前往库西，
他将在那里找到无与伦比之地，
由此发出惊叹：“神奇的库西！”

据推测，查理曾想过要永久性地将库西买下，把北方这个最大的要塞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收购大封邑并非史无前例：库西本人即这样间接地得到了苏瓦松。不过，他怎样才能恰当地获得对如此巨大的产业的补偿，或者人们为什么会期待他将顺从国王的意愿，这些都模糊不清。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唯一的女继承人，另一个则无可挽回地成了英格兰人，这一事实也许一直是考虑因素。

351

这块男爵领地的唯一女继承人玛丽的婚姻当时正在协商之中。13岁的她是阿拉贡国王新近嫔居的儿子的3位候选人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国王的侄女约兰德·德巴尔（Yolande de Bar）以及日内瓦的凯瑟琳，她是教皇克雷芒的姊妹。王子之妻的空位不会长时间空缺。在妻子死后8天，这位西班牙王子即派出使节前去谨见库西、约兰德的叔叔德安茹公爵以及日内瓦伯爵，授命他们尽快安排王子与这3个女子中的任何一个完成婚配。当约兰德被挑中后，玛丽后来嫁给了约兰德的兄弟亨利·德巴尔（Henri de Bar），即德·巴尔公爵和查理五世的姊妹玛丽·德弗朗斯（Marie de France）的长子。与位于洛林边境上的大公国继承人的联姻使库西家族的婚姻网络保持了高水准。

昂盖朗要么是受到这种新王室关系的影响，要么是为自己在诺曼底的成功而骄傲，这时的他创立了自己的骑士军团，它依照库西家族那种大张旗鼓的方式，被称为王冠骑士团（Order of the Crown）。正如在一首诗中赞美了此军

团的德尚所表明的那样，王冠不仅象征着富丽和权力，而且象征着环绕一位国王的尊严、品德和崇高行为。它的圆圈上的突出点是“12朵权威之花”：信仰、品德、节制、对上帝的爱、审慎、真实、名誉、力量、怜悯、慈善、忠诚和“泽及天下的”慷慨。1379年之后，库西的封印上出现了由数个微小王冠构成的背景图案和一个手执倒置的王冠的站立身影——其意义现在不甚确定。不过虽然名字叫得很响，但该军团在精神上是民主的：它允许女士、少女和侍卫成为成员。

1379年，伊莎贝拉·德·库西死于英格兰，使昂盖朗可以自由再婚。要么是因为他不像阿拉贡王子那样仓促，要么是他太专注于迫在眉睫之事，直到7年后他才找人填补了她留下的空位。国王对他的男爵领地的造访在当时没什么结果，但王室的兴趣始终十分浓厚。

英格兰的新国王并未给英格兰人带来更好的作战运气。爱德华三世曾经享有的对英吉利海峡的轻松把握已经失去，这要感谢查理与卡斯提尔海上力量的稳固结盟以及他自己的造船计划。当兰开斯特公爵率领的一支军队最终在布列塔尼的圣马洛（St. Malo）附近成功登陆时，瑟堡的情形出现了逆转。为法国人所把守的圣马洛对围攻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使公爵弹尽粮绝，直到他一败涂地地返回英格兰。“英格兰的普通民众开始对贵族议论纷纷，说他们在那一季是多么费力不讨好。”不成功的战争激起的不仅是流言蜚语。当兰开斯特于布列塔尼身陷困境时，英格兰商船则遭到了法国和苏格兰海盗不受惩罚的骚扰和占领。当商人们发出抱怨时，国王御前委员会中的贵族和高级教士们只是回应说，防御行动要靠兰开斯特及其舰队。

就在这时，一位有钱的市参议员、未来的伦敦市长、格罗瑟公司（Grocers' Company）的掌门人约翰·菲尔波特（John Philpot）集结起一支私人舰队，承载着1000名水手和武装人员前去与海盗作战，战胜了其中的一些，并得到了作为战利品的船只。在伦敦的一次凯旋欢迎会之后，他受到御前委员会的传唤，回应未经国王委托即贸然行事的问题，他热辣的回答总结了第三等级那日益加剧的愤慨，其卓越的表现丝毫不逊于第二等级。菲尔波

特说，他出钱出力冒险行动不是为了羞辱贵族或赢取骑士的名声，而是“可怜灾难深重的百姓和国家，这个国家曾是一个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高贵王国和领地，现在却因你们的因循守旧而饱受最卑劣种族的掠夺之苦。既然你们不打算举一兵一卒来加以防范，我便只好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拯救而奉献出我自己和我的财产”。即使菲尔波特及其商业伙伴主要担心的是其贸易的安全和拯救，但他对国家防御者的抱怨并非毫无意义。

由于两败俱伤，所以双方都渴望和平。布列塔尼敌对状态的重启抵销了法国在诺曼底的成功，而教廷分裂则提升了各地的敌对程度。意识到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的查理五世不想使法国与布列塔尼和英格兰的纷争成为儿子的负担。英王爱德华逝世后的谈判已经毫无结果地结束，并明显带有不好的感觉。为了避免相互斗气的争论，有人建议下次分头开会：英格兰人在加来，法国人则在 20 英里外的圣马洛，由鲁昂的大主教充当中间人。这个计划因教廷分裂而推迟，在 1379 年 9 月才为新一轮的努力所采纳。

库西、里维埃尔和默西埃或两两结合，或三人同行，成为这次谈判中的法方代表，他们还受到委托，前去阿拉斯与佛兰德斯伯爵会面，希望诱使他在与布列塔尼公爵的一项协议中居中斡旋。还未等他们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伯爵便陷入了一场当地的反叛，反叛者战胜了所有的镇压行动，将所有派系都牵涉其中，将会使佛兰德斯陷入毁灭性的内战之中。

根特人的起义与前一年夺取了对佛罗伦萨控制权的工人暴动并无任何关联。尽管两个布匹城市中的这些事件互不相关，且都是自发而生，但它们引发了在接下来 5 年中的阶级斗争旋风，它既源于工人阶级日积月累的悲惨境遇，也源于因黑死病的破坏所带来的新生力量。在佛罗伦萨、佛兰德斯、朗格多克、巴黎、英格兰，然后再回到佛兰德斯和法国北部，暴动一次接着一，除了在最后阶段之外，相互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关联。一些发生在城市，一些发生在乡村；一些因绝望而生，一些因力量而起；但所有的暴动都由一个因素促成：沉重的课税。

在纺织工人力量最为强大的根特，当伯爵为了支付一次比武大会的费用而向城市征税时，他引火烧身。一个愤怒的商人喊出口号：税钱不得挥霍